

Officialdom Story

使命

王躍文

王躍文

◎著

官场小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Officialdom Story

使命

王躍文◎著

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使命/王跃文著.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9

ISBN 7-204-08509-4

I.使… II.王… III.文艺小说-中国-当代 IV.I65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2467号

使命

作 者: 王跃文 责任编辑: 陈国利 王 冰

版式设计: 蒋 柯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印 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

版 次: 2002年9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ISBN 7-204-08509-4/I·659

定 价: 24.00元

内 容 介 绍

郑斯民带着特殊使命到滨江任市委书记,然而却受到以老书记方茂竹为首的老班子的抵制,在老班子极不配合的情况下,郑斯民步履维艰,然而为了完成省委交付的使命,郑斯民冲破重重阻力,力查滨江棉纺厂腐败一案。随着腐败案的一步步清晰,可问题不断出现,备受老书记方茂竹亲睐的县委班子竟然是一腐败集体。洪水的到来让人格的善恶体现到了极致……面对不断涌现的问题,郑斯民越来越觉得要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是多么的艰难……

1

省委副秘书长郑斯明和夫人高倩约好，今晚要去探视住院的老岳父高亮风，下午高倩还打电话提醒过，郑斯明不敢有误。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于是他急急忙忙往家赶。没想到，在他刚要上车时，却见有人站在办公楼的台阶上正向自己招手。郑斯明定睛一看，原来是一脸倦容的省委书记陈志忠。

“你明天八点半到我办公室来，有事要跟你谈，别的事先放一放！”陈志忠直截了当地说。

尽管郑斯明极想知道陈志忠要和他谈的是什么事，但陈志忠不主动说，自己也不好问。不过，他却又于心不甘，于是没话找话地说：“哦，陈书记，滨江市滨江大桥明天下午通车，滨江市委非常希望您能去一下滨江，您看……”

“斯明，这事不是说定了嘛，刘秘书长和姚副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去，我就不去了。我事太多，日程排得满满的，走不开嘛。”陈志忠边说，边向已经驶近的自己的车前走去。

郑斯明跟着陈志忠走到车前：“可滨江那边这一下午又打了三个电话过来。”

陈志忠指点着郑斯明的额头笑道：“你这个郑斯明，怎么对滨江如此情深义重呀？不会是得了人家滨江的什么进贡了吧？好，好，我看你这省委秘书长也不用干了，就到滨江市委去做秘书长吧！”开完了玩笑，他又严肃地强调说：“别忘了，明天八点半准时到我办公室来，十点后我还要会见欧盟的一位国家元首。”

郑斯明连忙答应，目送着陈志忠的车开出去，自己才懵懵懂懂地上了车。坐在车上，他越想越觉得明天的谈话有些蹊跷，想

不明白这位省委一号人物如此慎重，到底要和他谈些什么？会不会是谁又告自己的黑状了呢？一年前他在做省城市委副书记时，写过两篇从法制角度谈经济的文章，对一些经济建设中违法无序的混乱现象给予了批评，便不明不白地得罪了一些人。可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他又离开了省城工作岗位，这些人总不至于再和他没完没了地纠缠了吧？而在省委副秘书长的岗位上，他除了听命于领导，别无“建树”，引起争议的概率几乎等于零。如此一想，他的心便安了。他吩咐司机：“开快点，到家接上高倩，我们就去人民医院，我们家那位老八路又住院了，情况不太好哩……”

使

车到南京路五十六号自家院门口时，郑斯明却意外地发现了一辆挂着滨江市牌照的奥迪车停在路边，一进院门便远远看见自己的中央党校同学、现任滨江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王一清在他们家客厅里坐着，夫人高倩正和王一清说着什么。

命

郑斯明先没在意，以为王一清是为明天滨江市滨江大桥剪彩来请省里领导的。可转面一想，又觉得不对头：王一清分管纪检，滨江大桥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近来一直有传闻，说他和滨江市市长李凯歌斗得厉害。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这么一想，他才敏感地想到了滨江市的班子问题。

滨江市委书记方茂竹年龄到了，要到人大去，现任市长李凯歌很有可能出任新一届滨江市委书记，而这肯定是王一清不愿看到的。因此，郑斯明认定，王一清此行必是来打探消息的，顺便也给李凯歌上点眼药，心里不由地暗暗叫起苦来。然而，郑斯明脸上却不动声色，一进家门就笑呵呵地向王一清道：“哦，是一清呀，你可真是稀客！怎么突然想到来看我了？啊？”

王一清也笑：“看你？你可别美，我是来蹭饭吃的！高倩，斯明回来了，快开饭吧！”

高倩说：“哎哟，王书记，你说来就来了，我可没啥好东西

给你吃，开什么饭呀！”

“高情，你客气什么呀？冰箱里有啥吃啥，我还带了点滨江的土特产，喏，还有酒，你炒两个菜，我和郑书记一起喝两盅！”王一清嚷道。

郑斯明也无奈，因为碰到王一清这样的主，他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陪着一起喝两盅。端起酒杯时，郑斯明便有意地把话说在了前面：“一清，你可别想腐蚀拉拢我，我跟你说清楚，你们滨江的班子省委是怎么定的，我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你要想打听这事，最好去找组织部的同志，找我可是找错人了。”

“我谁也不找。”王一清诡秘地一笑说，“我今天就找你喝酒，顺便也向你汇报一下工作。滨江这个地方不简单哪，经济实力全省第一，人均国民产值全省第一，人均收入全省第一，可干部队伍也比较复杂呀，据我所知潜在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

郑斯明预感到王一清要给他们的市长李凯歌下药了，于是便应付道：“知道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你好好查处嘛，跟我说干什么？来，喝酒！”

王一清却把手中的一杯酒拍放到了桌子上，说：“好，郑书记，有你这话，我心里就有底了！现在，我就向你汇报一下滨江干部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宿阳县的经济问题和滨江棉纺厂的问题。对滨江棉纺厂的问题，市长李凯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的人还想当市委书记？幸亏省委英明，没让李凯歌爬上去。所以，我建议你上任后，就以滨江棉纺厂做为反腐倡廉的突破口，看看国家这十二个亿是怎么扔到水里去的……”

郑斯明听着听着便觉得有些不对头了，他忙打断王一清的话头道：“哎，哎，王书记，你等等，等等……你还真向我汇报了？啊？我既不是省纪委的书记，又不是你们滨江市委书记，只是个听吆喝的省委副秘书长，我到哪上任去？”

王一清用筷子点着郑斯明嘿嘿直乐，道：“郑书记，不够意

思了吧？就要到我们滨江走马上任当市委书记了，还对我这个老朋友加新同事瞒着，你呀，你呀……当然，你老兄讲组织讲原则我能理解！来，干一杯，我代表我们纪检政法部门的同志们，也代表敢于斗争的九百万滨江人民，欢迎你来滨江主持工作！”

郑斯明直到此时才恍然悟到：明天早上八点半和省委书记陈志忠的谈话内容，很可能是滨江的班子问题和自己工作的调动。现在的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奇怪，当事人自己尚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调动，倒是下面的人先知道了，而且历次的事实证明，这来自下面的“小道消息”有时还真是惊人的准确。然而，这毕竟是“小道消息”，省委书记陈志忠毕竟还没有和他谈话。于是，郑斯明仍然不动声色，笑道：“王书记，你这耳朵也太长了一点吧？这是我的事，我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难道是陈志忠的省委书记让给你当了？！”

“郑书记，你是真不知道？”王一清有些吃惊。

郑斯明摇摇头：“我只知道省委在考虑让李凯歌接方茂竹的书记，听说方茂竹同志也极力推荐，和省委组织部的同志谈了九个多小时哩。”

“你这是老皇历了，李凯歌没通过，各方面反应都很大，方茂竹谈九十个小时也是白搭！”王一清摆摆手，“别的不说，凭李凯歌抓的滨江棉纺厂，就不配再上这一步！所以，史建成副书记点了你的将，说你在做省城市委副书记时就干得不错，有能力，有气魄，又懂经济，还在省委做了一年多副秘书长，经验比较丰富，在这种争议比较大的时候去滨江主持工作对大局是有利的！陈书记、汪省长一致赞同，都说你是冷不丁冒出一匹黑马哩！”

仿佛是为了证实王一清的话，偏在这时，省委书记陈志忠的电话打过来了。陈志忠在电话里说：“斯明呀，知道明天我要和你谈些什么吗？”

郑斯明极力镇定着情绪：“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陈志忠说：“猜猜看嘛。”

郑斯明努力做出自然的样子，笑道：“您做头儿的心思，我哪敢乱猜？”

陈志忠也笑了，笑罢才说：“那我先和你打个招呼吧，你的工作要动一动了，新世纪的干部嘛，总不能老在省委机关当大服务员，什么叫新世纪呀？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到滨江去主持工作，具体问题明天我们面谈，地点改在小会议室，史书记和汪省长也参加。”

郑斯明机械地应着，放下电话后，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这时高情端着菜从厨房里走出来，问：“谁来的电话？”

王一清抢上来道：“是省委陈书记的电话！”接着又对郑斯明说，“郑书记，不说我耳朵长了吧？事实又一次证明，‘小道消息’就是比‘大道消息’来得快！”

“这不正常！”郑斯明摇摇头。

王一清道：“不正常的事多呢，你管得了？！现在，要听我的汇报了吧？”

“好吧，我听着就是。”郑斯明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说。

“斯明，我们还去不去医院看老爷子了？”高情看了看表问。

郑斯明抱歉地看了高情一眼，手一摊，说：“你看，我这还没到任，人家王书记就非要汇报工作。改天吧。”

王一清忙说：“别，别，我这汇报很短，讲清问题就走！”

郑斯明脸一沉：“你哪里走？老实给我呆在这里，把滨江的情况都给我好好地说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必须要实事求是，不许带个人情绪！”

王一清一听乐了：“嘿，郑大书记，你还真来劲了？好，给我倒满酒！”

王一清借着酒劲，一口气汇报了一个多小时：一些县级领导班子的腐败问题、地方主义和排外问题、原市委书记方茂竹的家

长制作风问题……等等等等。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市长李凯歌抓的滨江棉纺厂的问题。

据王一清说，滨江棉纺厂的问题十分严重，从八亿的预算，搞成十二亿的规模，这么多年了，竟然连一吨正品棉纱都没纺出来，至今仍靠贷款借债糊弄着发工资。而厂里的干部却三天两头在宾馆大吃大喝，甚至把工人的四百多万集资款都吃完了，有时竟有市长李凯歌参与。棉纺厂的工人们年内曾两次到市政府请愿，最后仍是不了了之。今年二月，他到滨江一上任，就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查了棉纺厂，一查就查出了问题：光请客送礼一项就是六十七万三千多！可方茂竹却不让再查下去了。

王一清反映的这些情况令郑斯明十分震惊。原以为王一清调到滨江时间较短，是外派干部，和市长李凯歌及班子里的滨江同志是闹不团结，现在看来不太像。出于他对王一清的了解，他知道这位同志还是比较正派的，疾恶如仇，一年前在临江市做纪委书记时，曾顶着各种压力，把以临江市副市长为首的一批腐败分子送上了法庭，相信他对滨江的问题也不会信口开河。然而，郑斯明仍只是听，对王一清反映的任何问题都没表态。王一清看出来，于是问道：“哎，郑书记，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一声不吭？”

郑斯明笑道：“别忘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是你们滨江的市委书记，你要我表什么态？我怎么表？就算我到任了，也不能光听了你的汇报就表态，总还得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吧？总还得搞调查研究吧？”

王一清说：“好，好，郑书记，你说得有道理。我呢，现在先不说你滑头，你上任后就好好搞搞调查研究吧，我建议你从滨江棉纺厂和宿阳县搞起。如果搞完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你老兄还是这个态度，我可真要骂你滑头了。”

郑斯明说：“王书记，你放心，这种事，我想滑也滑不过

去。”

王一清又说：“还有一点，郑书记，你要注意，滨江在方茂竹家长作风的统治下积重难返，加上经济上又名列全省第一，排外情绪相当严重，你一定要做好和地方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准备！”

郑斯明皱了皱眉头：“王书记，你这话说得过分了吧？啊？斗什么呀？和谁斗呀？谁是地方主义呀？你说人家是地方主义，人家没准还说你有钦差意识哩！这样四处讲人家滨江的同志排外，我看并不好，至少你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了外人嘛。”

王一清愣住了，有些茫然地看着郑斯明，似乎觉得郑斯明很陌生。郑斯明拍拍王一清的肩头，又和和气气地说：“老朋友，纪检工作不但是查问题呀，更要爱护干部，把在改革第一线拼命干事的干部们当作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来爱护。给你派个任务，给我研究一下，我们滨江的干部们都有什么特点？他们这种经济发达市的干部，在精神面貌上，领导作风上，和经济欠发达市相比，比如你呆过的临江市，有什么不同？我总觉得滨江这些年的飞跃式发展是个谜哩，怎么在这二十年里，滨江就一步步上来了？经济从全省第三、第四的位置，一举上到了全省第一，超过了省城？而且连续五年第一？这可不单是搞地方主义搞出来的吧？”

王一清马上听出，郑斯明话里有话，是在婉转地批评他看问题太偏激，没有全面正确评价滨江的工作。可想想，觉得郑斯明这话说得也不无道理，便点点头，郁郁不乐地告辞了。郑斯明也没再留，陪着他走到院门口时，才说了一句王一清喜欢听的话：“王书记，你放心，只要滨江市真存在你所说的这种腐败问题，你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我会全力支持你。”

王一清一把握住郑斯明的手：“郑书记，这算不算你的表态？”

郑斯明迟疑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送走王一清，没来得及到卫生间小便一下，门铃又响了。郑斯明无奈地摇摇头，对夫人高倩说：“从今晚开始，滨江地区的不少车子要车轮滚滚进省城了，我们肯定是安静不了了，你干脆就来个院门大开吧，反正我们不是贪官污吏，也没什么东西怕人偷！”

高倩笑问：“斯明，你就这么肯定？”

郑斯明一边往卫生间走，一边说：“我就这么肯定，你去开门吧，我敢保证，又是滨江的同志来了！”

来人口口声声叫着“郑书记”，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上问：“郑书记，您还记得我么？”

郑斯明努力回忆着此人的姓名，呵呵笑着说：“怎么会不记得？你在滨江接待过我嘛，还灌过我的酒，对不对？那次，你可把我害苦了，回省城时，我可是睡了一路，让陈志忠书记好批了一顿哩。”

来人笑道：“郑书记，那酒可不是我灌的，是我们袁书记灌的，你忘了？我还替你代了两杯呢！”

袁书记？滨江哪个县有位姓袁的书记？郑斯明努力回忆着，想以那位“袁书记”为线索，激活自己昔日的记忆，然而，脑子里茫然得很，仍是想不起此人是谁。倒是来人无意中自报了家门：“郑书记，一听说您要到我们滨江做市委书记，我们宿阳县的干部可高兴了！”

宿阳县？就是刚才被王一清反复提起过的那个腐败县！郑斯明心里不由一惊。然而，这位腐败县的县长付林涛却没有一点搞腐败的样子，空着手，连土特产都没带一点来，衣着朴素得很，苍白的瘦脸上浮着憨厚的笑。更不像是跑官，几乎没谈自己，也没企图送什么个人简历。付林涛客气话说了只几句，马上简明扼要地汇报起了宿阳县的经济工作。

郑斯明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只是听，时不时地点一下头。付

林涛汇报到最后，才有些不太好意思地提出来：“郑书记，您马上要到滨江主持工作了，能不能先帮宿阳一个忙？替我们到冶金厅做做工作，把我们的电解铜项目批下来？这么晚了，我……我还冒昧来打扰您，就是急着这事哩！其实，我七点就来了，可见您院门口停着王书记的车，就没敢进来，怕影响你们谈话。”

郑斯明心头一热，马上说：“好，这事我可以答应。”

付林涛乐了：“那明天晚上，我们就以您的名义宴请冶金厅胡厅长。”

郑斯明手一摆：“这不行，冶金厅我可以做工作，饭却不能去吃。”

付林涛又说：“那以我们宿阳县的名义请好不好？”

“那也不行！影响不好！”郑斯明再次断然回绝道。

付林涛显然很失望，挺没趣地站起来告辞了。

看着付林涛离去的背影，郑斯明心里不由地又有些犯嘀咕，觉得自己似乎做得过分了些。如果不是王一清明确说到宿阳县班子腐败问题严重，他一定会去吃这顿饭的，为下面的同志办实事是他的一贯作风，他从来不会在这种事上摆架子。

2

李凯歌一进门，方茂竹便注意到他的神色有点不太对头。李凯歌阴着脸，眼神中透着明白无误的失望和怨艾。似乎为了掩饰这种失望和怨艾，李凯歌在沙发上坐下后，先把市委副秘书长冯化平埋怨了一通，说是冯化平太不负责任，滨江大桥的剪彩筹备工作安排得很不妥当，省里的领导竟没派专车去接，还阴阳怪气地尽说风凉话。

“老书记，你猜冯化平能说出什么话来？他说，能替滨江省点就省点，哪怕省下点汽油钱也好，还口口声声说是你的指示！”李凯歌气呼呼地看着方茂竹。

方茂竹呵呵笑了：“这家伙，生就一张臭嘴，真没办法！不过，这次倒也真不能怪冯化平，派车的事他是请示过我的，是我让他不要派专车了。省委刘秘书长和姚副省长都有专车嘛，我们到滨江界前接一下也就可以了。但是省汽油什么的，可不是我说的哦！”

“还是得派专车嘛！”李凯歌不满地看了方茂竹一眼，“滨江大桥剪彩是我们这届班子的最后一桩大型活动，又是这么个大标志性工程，怎么着也得搞出点声势来，别让人家以为我们滨江没人了！”

方茂竹听出李凯歌这话里已经明显地带上了情绪。他想，李凯歌可能已经知道省委副秘书长郑斯明要到滨江做市委书记了，有点情绪也是正常的，于是便说：“凯歌啊，话也不要这么讲嘛，啊？我们这届班子干得怎么样，省委和陈志忠书记是有评价的嘛，滨江九百万市民也是有评价的嘛。”他摆了摆手，“好了，不

要说这些题外的话了，还是说说明天的安排吧。”

李凯歌这才吐了口气，汇报道：“明天的剪彩活动全落实好了，我的想法是，这次活动既然是我们这届班子的告别演出，就一定要搞得红红火火，也算是欢送你老书记吧。这回呢，就算我抗旨了，省城的领导还是要接，我已经让接待处派人派车连夜去了，余市长亲自带队。为北京的客人和有关部门首长包了架波音飞机，上午九点准时从首都机场起飞，决不会耽误下午三点的剪彩仪式。”

“首都和省城的新闻单位安排得怎么样了？”方茂竹询问道。

李凯歌说：“也都安排好了，有专人接待，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同志由宣传部黄部长和两个副部长全程陪同，配合采访。”

方茂竹想了想，说：“还是让冯化平也去协助接待新闻单位吧。我们这位冯秘书长是个大秀才呀，就喜欢往秀才堆里扎，缠着我热情洋溢地要去协助哩！”

李凯歌一怔：“哎，老书记，新闻单位你也敢让冯化平去协助？就不怕他那张臭嘴里冷不丁给人家吐出个大象牙来，吓人家一跳？我看不能让他去，明天就派他在机关值班打机动。”

“这种情形冯化平不会这么糊涂嘛，他真敢吐象牙我收拾他！”方茂竹笑道。

“老书记，你就是护着他！”李凯歌不满地看了方茂竹一眼。

“这事就说到这了。”方茂竹摆摆手，“凯歌，你可要注意一下棉纺厂，前几天不是说又借了点钱吗？工人的工资发了没有？你得过问一下，没发赶快发，别让他们再到市里找了，尤其是明天。明天这种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出乱子！”

李凯歌心里也有点发毛，说：“这阵子我一直忙着滨江大桥的收尾工程，也不太清楚棉纺厂工人的工资发没发。要不，我马上去一趟棉纺厂吧，连夜给他们的干部开个会！”

方茂竹说：“这样也好。”

李凯歌叹着气，站了起来：“那我现在就去吧，反正棉纺厂这张狗皮膏药粘到我身上是揭不下来了，我……我认倒霉了！”这话说完，眼圈竟有些红。

“凯歌，看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方茂竹看了李凯歌一眼，和气地批评道，“棉纺厂的事谁怪你了？走到哪里，不管是对谁，我都要说，棉纺厂的责任不在你身上，也不在我身上，那是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和条块结构的矛盾造成的，你能有什么办法？我们滨江市委、市政府又能有什么办法？！”

李凯歌看着方茂竹：“你这么看，可王一清副书记也这么看吗？省委也这么看吗？我知道为我的事，你老书记和组织部的同志、和省委谈了好多次，可又有什么用？郑斯明还不是过来了么！”

“这么说，你都知道了？”方茂竹苦笑着问。

李凯歌点点头：“吃晚饭时才知道的，我还听说王一清又到省城去了，郑斯明和王一清的关系可不一般啊！”

“哎，哎！”方茂竹马上打断了李凯歌的话头，“凯歌呀，这位郑书记和我的关系也不一般哩，他在省城做市委副书记时我们就熟悉了，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和想法都不谋而合，前一阵子我还想过要把他挖到咱滨江来呢！凯歌呀，对郑斯明同志你可不能瞎猜胡想呀！”

李凯歌却说：“老书记，我这可不是瞎猜胡想，说心里话，我还真希望郑斯明到滨江后能把棉纺厂这些年的事都查查清楚！我还不信这世上没有公道了！不过有一条，问题查清后，就请郑斯明或者王一清把棉纺厂这个点接过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高招。”

“凯歌，你这么说就不好了，有情绪嘛！”方茂竹沉下了脸，“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同志，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你李凯

歌是一市之长，还是市委副书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滨江的大局为重，就算我这个老同志去二线之前给你的最后忠告吧，你生气不生气我都要说。我还要说的是，今后你这个市长和我这个人大主任都要支持郑斯明同志的工作，我可不愿看到谁在新班子里闹别扭！”

李凯歌知道面前这位老书记的脾气，只好叹了口气，什么都不说了。

可是方茂竹却还在说，只是口气已缓和了许多：“凯歌，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了。向省委推荐你做市委书记时，我完全是出于公心，决不是因为你我之间的个人感情。现在省委定下了郑斯明，我看省委也是出于公心，目的都是为了把滨江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对省委的决定我们不能心怀不满，更不能因此就和郑斯明同志过不去。凯歌啊，你头脑千万不要发热，别以为滨江是全省名列第一的经济大市，就把尾巴翘起来当旗摇，让人家说我们排外。”

“好吧，老书记，我听你的，你老领导都能忍辱负重，我也就认了。我也表个态：只要郑斯明来滨江干大事，干实事，我一定会像支持你老书记一样支持他。”李凯歌哭也似的笑了笑。

“这就对了嘛，心底无私天地宽嘛！”方茂竹道。

可是，将李凯歌送出门，方茂竹看着窗外滨江的万家灯火，却陷入了深思。省委的决定实在是太突然了！他多么希望省委能接受他和滨江市市委的建议，把李凯歌提到市委书记的岗位上接他的班呀，可李凯歌偏被大家都议论纷纷的一个棉纺厂深深套住了，于是就来了一个和滨江没有任何关系的郑斯明，这让方茂竹惊异不安。方茂竹有些吃不准，这个陌生人物的到来，对滨江来说，究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还是一场权力的游戏？尽管他曾在省委的一些会议上，在一些场合见过郑斯明几面，却实在不知道这位新世纪干部的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不过有一点是可以